

牧菴集

二

牧庵集卷十八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

學綜博于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握衣之徒戶外滿屢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决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縉紳友大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者衆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醴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于將來時已遼易禮春秋思河蔡述耻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質質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人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間其

仁義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  
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  
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爲言喪中大夫絕口  
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  
貨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緇疏衰餐粥悲憂爲疾杖  
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  
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華脩人紀聚居六年司徒  
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  
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  
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  
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  
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  
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  
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  
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子今有  
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  
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  
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

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  
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  
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  
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  
經止于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  
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當曰士不治經學孔孟  
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  
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  
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  
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卑男婚而歸  
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  
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  
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  
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  
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  
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

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  
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議其守一元不與  
天消息杜預謂常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  
論也臣今治歷廢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  
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  
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  
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  
于歷法益精益求精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  
黃虞三代之舊矣文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  
漢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  
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  
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  
唐傳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  
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  
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  
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  
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  
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

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  
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  
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  
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  
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  
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  
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  
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  
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  
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  
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顥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  
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  
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乎敬  
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  
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  
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  
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  
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

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前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鐵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大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閒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由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

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于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蒞令聞之延已徹宸黈束帛莛莛賁及林藪丹旻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仵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正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旻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早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櫟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醫佐舜調馴鳥獸賜祿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行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驂騶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望傳次幾

何至公者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汴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閫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爲受犒欲致盡阬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啓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閫程再日耳北與敵隣乘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別遣路鈴哈雅實克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譁謾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畧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戮

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罪盡無吾嚙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辯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拚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教者于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旣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衆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

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秦洛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己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于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纓冠鞞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耶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

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卽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享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勲可藉于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萬人奔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內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質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于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俟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賁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茆後之功旣碩旣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

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請  
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而可逮艾之耶後  
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有五年戊子侃自衢遣叔利  
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撰行狀走鄧請述墓碑燧哀  
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洛西與我先人居相邇而遊  
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東南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  
甲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興時如關  
雋子貴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奔與國涉漢南  
驚來成是州始脫危陷乃棄衆星日月再瞻甫少康蘓  
煥螽薦沴徙北就豐于洛之汭洛凶亦然移粟大名以  
及還南保甲戰耕與是州民羣穉十萬形影相附千里  
往返厚深之仁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  
鄉古弗是過卜置冢傍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耿烈光  
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  
來者頌

提舉太原鹽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于燧吾先

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  
丐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  
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于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  
僉宥密爲同朝爲先人子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  
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雪仍  
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  
郭祖閭妣郭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  
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崞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  
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  
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  
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尚書  
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擢以爲掾已未遣迎世  
祖于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  
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薨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  
府君薨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  
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  
其地炙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  
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戶責輸賦漕司行

習久矣至于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來遣吏巡邇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續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傍聞四方士夫從之遊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璵將爲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穀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恩巴楚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穀子青童尚孩坐徙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有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茲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成四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戶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塔患之迫君請宥密受其成法得于三戶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戶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變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

惟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殺之懸尸于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遺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二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于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詔西省臣訪求三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召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于南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鸞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觔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居爲子擇師俾齒問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恒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旣火其券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遣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

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二十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二十有一年元配同里穀母盧夫人附置穀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遠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投穀穀濟投宿備成廟穀掾河東憲司穀大都承濟倉使與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燒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讎恥允義徐君閱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退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教訟于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願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奉則非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遣教齒胃從許文正

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太史友辭

戍守鄧州千戶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彥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真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脩幹有力馳馬引強奔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戶徙河內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襄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王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破荆南沙市初邵旣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公來襲戰塔橋古邨黔陂屢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嗣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北之其後山西遭民由靡汝可去父母邦而南耶與故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無慮若干萬沾饑羸爲口亦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

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剗老厭苦兵子珪能荷父矣請  
憲宗朝求祠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  
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  
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塢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  
之二十五年當至元二十六年歲己丑年九十不恙珪  
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  
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  
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偁俱女  
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  
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  
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天章公潛德昌  
熾後裔而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有副千戶  
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君倚角臨  
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  
遏絕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  
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署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  
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百城  
母德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闕廣安軍歸從故中

書左丞相阿珠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瓣凌  
三山禽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  
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格子川又禽無名將樊城戰  
六年襄陽廼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巴延公  
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坑沙洋邊都統火死下沔陽  
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邏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  
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爾公分兵而西戰荊口  
降高安撫下岳攻荆南沙市先登坑之徇地峽州下之  
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  
略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戶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壩三  
先登進武畧將軍千戶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州拔靜  
江進宜武將軍總管虎符下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  
召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戶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戶戍  
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坑下名城三  
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入總管三人斬州副將一人降  
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  
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  
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者五創矢分右巨擘洞肩次

股貫踵先登壓陣而顛血嘗出口積是勞勩位賤三品  
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  
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  
託筆于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  
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  
悖並行者曾參將死召門弟子啓手足以示全歸其平  
居則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殘形大而隕元至  
不旋晷執速戰陳苟于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  
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  
身以死者是成不孝而執綏援袍以死固其所也况戰  
不必剗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  
鬪將之登陣陷陳折誠擐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  
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  
奮筆大叙其傳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  
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  
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是讀人物志論  
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營健獸逸羣振迅天於

恒人此與彼各或昇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  
能人才文武異同胥附武遏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  
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威執  
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于前造大  
今躬金厯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何是亂棄民而  
戎轉鬪淮漢戍鄧控郢招逋立閉鄧人病饑我往耕之  
鄧人聞戒我往戰夷丐老而休年宜延轡而止七十玄  
宅長卧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  
所創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鉄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  
教五鼎三牲不享榮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  
少慰靈傷切雲之碑蛟奴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斂

牧庵集卷十九

元 姚 燧 撰

神道碑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宜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祿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汴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于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漢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聞駭瘡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即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

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尙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卽汰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巴延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珠以平章楚公阿爾哈雅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圖襄諸軍濟以薪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戊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閬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乘銳下岳進拔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贊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絕戢吏卒無人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饑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

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創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更視疾瘼婁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裨將陳思聰屠其家逆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戶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盡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于汝奈何宜身自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與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于市幼主旣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西人號年東南大蠢覲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斬寇起司空山劉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通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脇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投兵返其居者復齒平民不蹤迹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

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擷窮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戶某者討是賊其人願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絕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益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于圍渾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乘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賈相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斬置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旣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叙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

俠入民家罔爲收置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絕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脫沈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墮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托爾楚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于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右丞屬觴于公謝其失言休士于廬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于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或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賊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邊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芟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礫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列

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惡誅矣延求何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媚其成功遣使入譏公不俟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月屠禁日殺人會公亦遣使至制則江東使曰賈耶中爲者何有過差且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賊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聞詔令異同之間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于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慰某者總致于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詔下旣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嘗最其平生家居事妣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子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曰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邊聞鐘鼓振發不敢

安卧其室冠服庭立至平己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  
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  
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  
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于襄陽于湖廣于江西  
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煦而濡之如恐一夫不  
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實勸德綏而  
威捷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  
辭稱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  
不殺之訓者無公亞匹嗚呼後公之薨二十有九年今  
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  
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諡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  
者恩重書棺公而歆茲可作于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  
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鐸知  
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或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  
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眞揚萬戶劉遂  
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于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慎己至世祖淵龍謂

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繙泉公殽其時先後胥附及踐  
天位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  
圖日月入告天顏謨顧不惟于威不愉于豫垂十五年  
政治隆平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  
公軍諮爲烈益偉旣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綬之數澤  
優優累飢藥疾于賦千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勦  
勦動萬爲曹以言爲兵訓枋其豪民視曰公予父子母  
胡不倣之事以豆俎聞遷省洪出涕齎咨洪聞其來以  
拊以嬉旣釋岸獄載糗與粥舟取溺逃于彼登木南安  
勒狂不缺斧斯僭僞都昌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  
里聞其吉凶號啼婦子疇非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  
沒世不忘諡于太常傳以太史矧世其德衆多令子有  
志歸山螭石廟穹神保焉依期古與終

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贈秉忠執德威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魏國公諡忠節  
李公神道碑

皇上嗣歷之元年制特進中書平章政事教化開府儀  
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軍國重事上柱國魏國公

申敕有司夫旣子孫膺是顯庸共政中書疇咨寓內而所光昭世德上及其遠者舊章未脩非移孝以勸忠也其訂以上翰林奉常禮曹之臣請贈諡其曾祖考達爾沙貝結爲効忠翊運保德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曰康懿祖色爾勒結爲推忠佐命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貞獻考資德大夫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阿魯爲秉忠執德威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曰忠節自曾而下三世皆同封魏國公會祖妣梁祖妣田妣王皆從封魏國夫人制曰可教化以爲四世死生胙以大國爵之上公人臣寵光至是焉極雖百其身報塞未能啟求儲皇匪刻金石將無以侈今而垂後敢以是請乃爲下令太子賓客姚燧太子諭德蕭顥太子太保濟陽王王璋其爲撰書篆額燧據翰林學士程鉅夫事狀與其家乘次曰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稱及貞獻生配姓與官名以色爾勒結太祖戡定天下夏氏旣臣會其西征復貳帝聞旋師入討勢如頽山之壓耶貞獻總兵游徼遇之遂來歸俾同呼圖克特穆爾招沙州州將僞出牛酒犒師發伏

以襲首帥馬蹟以已所乘易使先奔自乘所蹟爲殿逆擊敗之他日帝問卿臨死地易馬與人果何爲心對曰臣新至者陣死奚恤不可失帝器使宿將由是忠之遣兵圍肅州守者其伯氏鈐部謀以城下不克害及其家帝憤拔城皆殲之不遺齟雅惟聽求其親族賊獲就所得爲百戶有六又詔自今親族賊獲未盡收完及田業爲諸人有者亦悉歸之其承爲制歲乙未太宗詔定宗憲宗兩諸侯王與蘇布特征西域明年帥師戒塗貞獻在行中又明年至袞騰吉斯海尋與諸侯王巴圖征俄羅斯至葉爾羌城從憲宗先期至搏戰七日援之歲已亥冬十一月至阿蘇穆爾齊蘇城憑堅攻不卽下明年春正月凡三閱月貞獻從死士十人躡梯登陴生拉十人大呼曰城破矣衆蟻附而上遂拔賜西馬西錦爲匹皆九名以巴圖表其戰烈又明年詔班師是役也六年而歸功長千夫禮秩與國人爲千戶侯者等加宴服四序異宜凡若干襲與大會者皆同其色又俾同伊瑪齊爲斷事官于朝歲丙午定宗卽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往爲監至燕則同斷事官哈達暑行臺後憲宗以